

昆仑雄狮保边疆系列  
KUNLUN XIONGSHI BAOLIANJIANG XILIE



XIONGSHI  
TIANSHAN

# 天山雄狮

周涛 李广智 关中 著

沙场秋点兵。时值秋凉，地在戈壁，数万部队云集；战车千乘，战将百员，上将军亲临运筹。怎么不是“沙场秋点兵”呢？过去我一直在宋词里用想象领略稼轩名句，我喜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检校长身十万松”和“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将军野战生涯。现在，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这种场面了。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昆仑雄狮保边疆  
丛书



# 天山雄师

李广智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山雄狮/周涛等著.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1 (2011.1 重印)

ISBN 978-7-80744-540-1

I. 天… II. 周…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513 号

责任编辑: 王 族

封面设计: 钟灵工作室

装帧设计: 东方视点

摄 影: 阿 丑 韩拴柱

## 天山雄狮

---

著 者: 周 涛 李广智 关 中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4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540-1

定 价: 19.80 元



·  
·  
·  
·  
·

天  
山  
雄  
师  
·  
目  
录



## 目 录

|             |      |
|-------------|------|
| 沙场秋点兵 ..... | 周 涛  |
| 满座衣冠 .....  | (4)  |
| 欲渡河 .....   | (8)  |
| 大块文章 .....  | (11) |
| 吹角连营 .....  | (14) |
| 尾声 .....    | (17) |
| 天山战神 .....  | 李广智  |
| 战地流星 .....  | (20) |
| 当代班超 .....  | (30) |
| 千秋胡杨 .....  | (40) |
| 沙漠风暴 .....  | (52) |
| 马革裹尸 .....  | (61) |
| 天山雄师 .....  | 关 中  |
| 引言 .....    | (72) |





·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                |       |
|----------------|-------|
| 凯歌进新疆 .....    | (74)  |
| 天山飞雪 .....     | (80)  |
| 来自外界的诱惑 .....  | (90)  |
| 昆仑垂泪 .....     | (96)  |
| 路的故事 .....     | (99)  |
| 昆仑神奇 .....     | (101) |
| 高原忠魂 .....     | (105) |
| 黑色二·二九 .....   | (109) |
| 他们在回忆 .....    | (111) |
| 拥抱危机 .....     | (114) |
| 逆境是最好的老师 ..... | (120) |
| 受戒 .....       | (121) |
| 上行下效 .....     | (129) |
| 秦军之耻 .....     | (132) |
| 训练场上的呐喊 .....  | (136) |
| 全景式扫描 .....    | (139) |
| 向前 向前 向前 ..... | (155) |

·  
·  
·  
·

天

山

雄

师



## 沙场秋点兵

周 涛

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事物，当其尚未完全呈现时，它给人们的是一种憧憬，一种急于揭晓的热望；当其席卷而过之后，给人们内心留下的却常常是一些残屑碎片，一种难于把握、无法透识的空荡与失落。

盛况，狂欢，大规模的群体行动，难忘的聚会、节日以及等等类似的重要场面，都像生活中的风暴和雷雨那样毫无顾忌地从人的心灵上轰隆隆地开过去，然后消失在天边。直到很久以后，许多人仍不能完全认识它，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轶事，只是一些非常细小的碎片。

但是，如若没有这样一些事会显得多么暗淡、寂寞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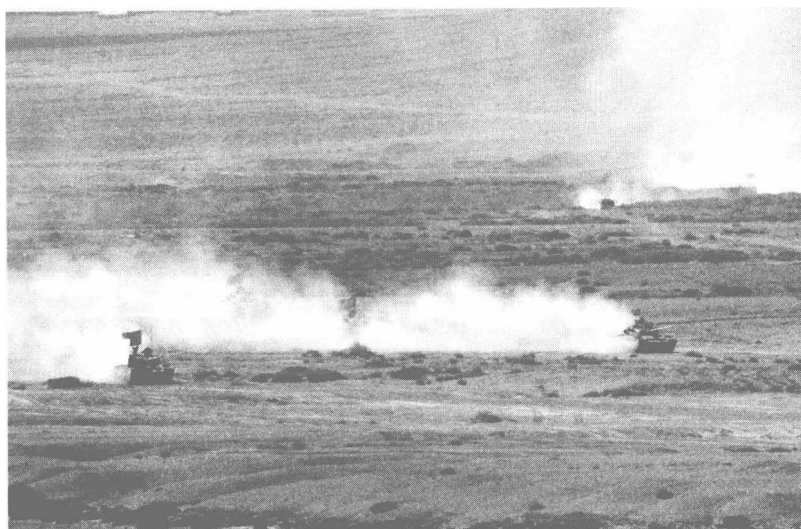
在人的平常生活的海洋里，浪头总会有的，目睹了它就会使人变得更丰富，更成熟。相对于幼稚而言，是把自己置于更广大、更有力的挑战背景之下的确立，成熟就是理解更大的客观世界，同时更理解自己。

对于我漫长的书斋生涯，“西部-94”战役演习——当然是庞大的、令人振奋的。我喜欢这种不流血的战争，这种模拟性的成人大游戏，这种在天空和戈壁之间谱写出来的大块文章。真正的战争是无法观赏的，电影电视里的战争又实在太缺乏现场感。我不喜欢战争的残酷，但我内心仍然有一股对雄伟



·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坦克开进，沙漠中顿时烟尘四起

力量的崇拜，而且还有一种对于摧毁某种东西的快感和欲望。怎么说呢？真正能够对我产生强烈影响的——除了那些杰出的文化巨匠，就是闻名中外的天才军事将领，一类代表着创造，一类代表着摧毁。我格外神往于人类这两种力量，这是男人的力量，也是男人为这个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在演习中，尽管只有极为零星的女性参与者，却已明显地透出了与整体环境的不甚和谐。他们像一只只洁白可爱的母兔子似的，出现在狼群里，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家伙们往来奔忙，警戒或围猎。这时候，女人显得多么浮浅和造作啊。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家园是都市、商店、花园和沙龙，而永远不是战云密布、杀机四伏的野战大戈壁。只有这时候，一个男人才能充分体会到“男人”是多么有分量、多么优秀！

“西部—94”战役演习。

沙场秋点兵。时值秋凉，地在戈壁，数万部队云集；战车



千乘，战将百员，上将军亲临运筹。怎么不是“沙场秋点兵”呢？过去我一直在宋词里用想象领略稼轩名句，我喜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检校长身十万松”和“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将军野战生涯。现在，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这种场面了。

按道理说，真正的守卫应该来自对美的真正理解，然而并不，实际上恰恰是能够认识的往往无力守卫，而能够守卫她的却并不需要过于浓郁的情趣。

猛抬头，仰颈望见了天空。

那是怎样的一个全部的，电镀水洗的，湛蓝深邃透彻心脾的新疆式的天空啊！仿佛你头顶上的这片天空之外再不可能还有天空了。它像一只无限放大的蓝灰色眼珠，从另一个世界凝望着你，覆盖着你，永远无言地询问着你的终点。

在低矮的山峦之上，被天的背景托衬着的一大片云朵赫然笼罩，它仿佛只是天空的一片衣饰、一个随意丢失的手绢，但却对这些山峦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形的控制。

这个云团，它仅只是天空的一小部分，却已经足够比我们看过去很大的山峦大了许多倍！它的尾部正被自己的速度和风拉成狭长状，然而并没有从整体中分离开来。而它的庞大身躯正显得雍容有度，充满自信。在它的类似头部的位置，恰当秋阳，强烈的光射穿透了它，晒胀了它，它正像一棵熟透的白棉桃那样，当空爆裂，灿然绽放。

这是一朵“伟大”的花，它正怒放在天空中，天空是它的土壤。

我定睛仰望着这云团，这辉耀戈壁、装点关山的长云大块，我想着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未曾见到这种磅礴云朵。这件事，黯然良久，心胸充溢。

·  
·  
·  
·

天

山

雄

师





我感到一股爱的力量正在我的肢体中蔓延开来的滋味，我品咂着它，然后上车继续南行。

## 满座衣冠

一个模拟喀喇昆仑防区的 1/10000 比例的大沙盘已经摆在那里，它几乎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刹间，巨大的军帐里，雪亮的灯光之下，雄阔万里的庞大昆仑山脉就静静地摊开在我们脚下了。

这是个非常气派的沙盘，起码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精密的地域塑像。我望着沙盘上标出的那些熟悉的地名，脑子里间或闪过 10 年前那次昆仑山之行的片断回忆，一种错位和陌生的效果令我疑惑。我无法把真实的昆仑和这座模拟的沙盘联系起来，不是昆仑变成了侏儒就是我们变成了巨人，面对逼真的假物，总会使人对自己产生怀疑。

然而这个课目的目的正是弄假成真。

军帐之上是战时伪装网，军帐之内是灯光如雪，沿着沙盘模型的四边已经坐满了如云将校，气氛肃穆，满座衣冠。

几百双眼睛盯着这个“场”——这个假想的战场，要调动出每个人的全部的想象力，把眼下的这个沙盘放大、再放大，并把这个无声的模型理解为战局变化、攻守错动着的生死战场。模拟，假想，纸上谈兵，假戏真做，就是这个沙盘课目的特点。然而，它的假却是别的假冒货色不可比拟的，别的假都在掩饰真，唯有它，是为了真实。战争的真实是世间一切真实中最赤裸、最强烈的一种，它的真实已经眩目得令人恐怖、原始到令生命不易承受的地步。所以，只能“模拟”。

这时，满座衣冠鸦雀无声之下，忽然搀扶着蹒跚走进两个





步兵配合坦克开进，杀气顿时显现

着便服的老人。其中一位年迈八旬、瘦骨嶙峋，他缓缓入座，四顾茫然。这位孤独的老人无声地面对沙盘而坐，仿佛对周围的檐冠亮星已经十分陌生和疏离，甚至对周围的满座衣冠有些慎微的惶恐与不安。

没有人向大家介绍他是谁。

也没有人起身向他敬礼或跑上去向他亲切地握手慰问。

这是一个被军官们的现存世界遗忘了的人，一个瘦老头儿。从外表上看过去，他和街上任何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头毫无区别。这时，他的目光略现呆痴地望着前面的沙盘，嘴角隐约着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傻笑。

“刘发秀将军！”我估计不会猜错，因为他的一个原来当工兵营长后来转业了的儿子是我的朋友，形貌酷似乃父。这个大名如雷贯耳的老红军，一生经历百战，亲手杀人无计，长征万里，解放新疆，半辈子就守定了眼前这个沙盘所标志的地域。

天

山

雄

师

★

★

★

★

★





故将军而今垂垂老矣，岂止灞陵醉尉，不识名将乎？

这位昔日战争的行家里手，正面对着他熟如掌中纹路的防区，等着听一些从未打过仗的师团长演练布兵，运筹帷幄。

他嘴角的傻笑意味深长。

正当此时，一片骚动，这次战役演习的几位真正的导演者登场了。其实真正的导演只有一位，就是战区司令员。看起来似乎还很年轻的上将身材矮壮，面色泛红，就像一颗随时准备出膛的炮弹，身体里总像是憋足了劲。他是一个有杀气、有分量的人，一望而知对作战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渴望。

在任何一级的范围里，主官都是主角，凡是训练有素的主官具备那种坐镇压台，启动惊风的作用。战区司令无疑是带兵的材料，举动果决自信，思路坚实质朴。他的面部表情里带着某种似乎不甚和谐的特点，他的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老练果断，与他面貌上依稀可辨的“娃娃相”有些矛盾，尤其是与他微笑时眼睛里透出的某种顽童表情不很统一。的确是这样，司令的脸上因此而看不出多少世故油滑的痕迹。

所有的目光都不时地投向他，打量研究，琢磨他脸上任何一点细微的表情变化。在战区范围内，他就几乎代表了每个军官的命运。数万官兵，演练在即，一举一动，得失成败，全都在总导演的眼皮子底下啊。

野战师团就这样在沙盘上展开了他们的作战预想和部署。作战方案的讨论和拟订，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将领们的思维无法猜测，专家们的挑剔无法躲避，而且，军中无戏言，兵败如山倒，谁又能掂出压在师团干部肩上的沉甸甸的分量呢？

都说当官舒服，谁承担过临战时的千钧重压呢？仅仅是一场战役演习，还不是真打，多少人在两个月里睡不安枕、食不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等待进攻的号角响起，这里便上演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铁甲攻击战。



...

天

山

雄

师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甘味，一颗心吊在腔子里落不到原处哟！

突然，司令员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他离开座席，径直大踏步跨进沙盘里。这一举动谁也没有想到，他看也不看，就从喀喇昆仑的山脉上空跨越过去，从这座山峰一步迈向另一座山峰，他端详着，比划着，似已有成竹在胸。然后他回到座位上。

两个小时之后，司令员开始发表意见了，当然，他的意见就是指示，他讲得很慢，没有一个是讲错或重复的，简练，准确，像拍发电报命令那样。每一个字都像一粒亮晶晶的子弹，放在桌面上。

满座肃然。

我想起辛弃疾的那两句词：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 欲渡河

这一天早晨，开都河岸边热闹非凡，几百部车辆云集“7个星”地段，一场渡河之役就要在这里展开。

发源于哈尔嘎帖山北麓的开都河，蜿蜒向西转东南，流经著名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和丰饶的焉耆盆地，注入博斯腾湖。

我坐在河岸边等待演习开始。河水无声，从脚下轻轻流过去，像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猫从膝下溜过去的样子，它不想惊扰你，只是顺使用毛茸茸的尾巴扫弄一下，便是一派温柔。

新疆的河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属于这类广阔天地里的可爱小宠物。这是开都河，还有我熟悉的巩乃斯河、叶尔羌河，甚至包括水流浩荡的额尔齐斯河，都是可爱的。如果说黄河伟大但有时浪涛咆哮如虎狼的话，或者说长江浩荡但难免洪峰溢处似



这阵势，顿时让亘古沉寂的荒野为之战栗

狮象，那么新疆的河就都是小鹿和小兔，它也是水的生命，但它绝对有益无害。新疆的地域是太过于雄伟阔大了，所以使它的一条条河流，全成了山峰帝王膝下的可爱的小公主。

此时正是早秋天气。秋风芦苇，碧野蓝天，红砖瓦窑。节日一般的天气，集市一般的盛况，这一切美好的，竟然是由于对战争的设想而造成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人世间，何不可笑！

“红军集群为了确保战役通道畅通，保证战役反击部队快速机动，命令工兵第137团配属部分高炮分队迅速进至开都河，勘察开设渡场，确保步兵第5师北路纵队快速机动。”

就这样，河上的战斗开始了。

对于部队来说，一切行动的成功与否，都是由时间来体现的。命令几点几分到达位置，就必须几点几分到达；命令几点几分蓝军实施轰炸，就一定在天空响起轰鸣，爆破点便在开都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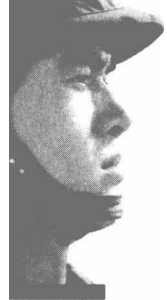
天

山

雄

师





河沿岸和河中炸响，掀起冲天水柱；命令工兵团在多少时间里架设起浮桥，工兵团就准时在河面上架设完毕，红绿旗摆动，步兵车辆立即通过。

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对部队而言，时间就是胜利、就是生命！没有什么人在体现时间的严格意义上比得上军人，也没有什么人在理解时间的宽泛意义上比得上诗人，生命的高度的紧迫和舒松，正好体现在这两种人身上。



步兵在等待进攻

我看着一身迷彩间套着桔红作业衣的工兵在浮桥上忙碌，看着先遣连的冲锋舟在河面往来，也看着蒙着伪装网的兵车从田野的隐蔽地带开出来，缓缓驶上浮桥；爆炸声打破田园寂静，黑色烟尘弥漫天空，仿佛在一幅刚刚画好的彩色山水田园画轴上打翻了墨砚，溅上去大片水墨！直升飞机从白杨林带的绿浪上掠过去，犹如破浪而行的一群快艇，它们调皮地逗引着对空高炮阵地，不断喘息着发射出一片怒火……演习中的高炮





群像一伙自戕的汉子，他们射出去的，不可能有一粒击中空中的卵子！

这一个小时的课目，非常精彩。

我想到了这个工兵团的团长。10年前他曾拿着一篇论我的边塞诗和军旅诗的文章来找我，那时他是小学生。10年后的今天，他在开都河上写了这篇大一些的文章给我看，组织严谨，训练有素，文气冲天。

现在我是小学生。

我着实为他高兴，也因他而感动。十年弹指一挥间，多少新松拔地起；十年一觉扬州梦，世上新人赶旧人。其实，我为什么不能当小学生呢？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和人生的广阔舞台上，我远非全知全能，更不想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行路，我是心甘情愿地向一切知识学习的啊！头脑清醒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甘当小学生，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呢！

“公竟渡河”，渡什么河？仅仅是渡开都河吗？每个人都在“渡河”呢，不仅仅是工兵和步兵在“渡”啊！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人就开始渡河了，生命就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泅渡。没有任何工兵会为你架设浮桥，只有靠自己，去游……生命就是两界虚无之间的一次活泼的游渡啊，管它风大浪险，管它浮沉起落，人啊，就是要奋力去游！

## 大块文章

总攻开始了，这是此次演习当中最精彩的一天。这一天秋风暖日，冈峦错落，沙场静寂。10万观众密麻麻坐满各个山头，竟然在长天大野之下显得悄然无声。一切都成为次要的，不值得提起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等待着这出重头戏的开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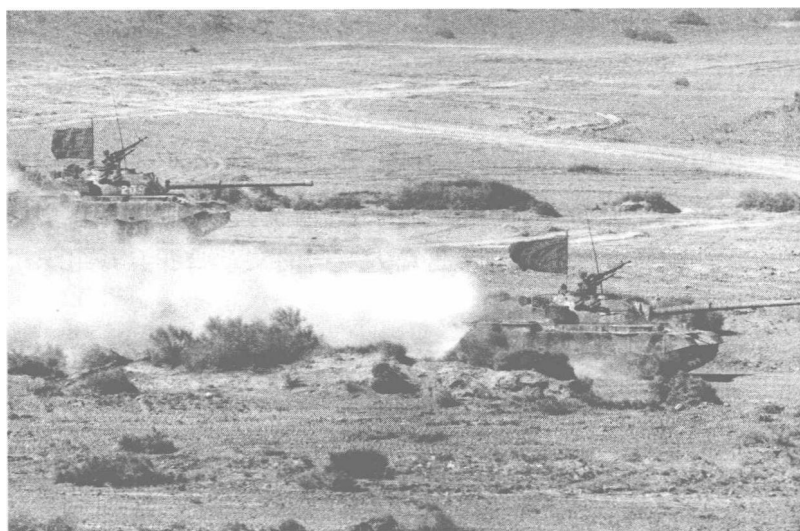
天

山

雄

师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坦克挺进的速度就是一种占领

人们看着眼前，感到一种惊讶：这么一块荒凉废弃的戈壁荒野，如何就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井然有序、天造地设的演习场了呢？野战师团究竟做了多少手脚，就把这残山剩垒整顿得如此像模像样了呢？

没有什么建筑，连一间土房子也没有，无非是一些帐篷，一些修整后的看台、路径，一些路标、指示牌、伪装网，一些宽敞的编号停车场，但就是这些人工刀斧使这里变成了另一番气象——野战的风采。

真是“残山剩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演习尚未开始，手笔已经不凡了。与野战的宏伟场面相比，那些拳打脚踢、街巷枪战之类的武把戏，都显得太小巧，太具有表演的成分了。在野战中，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可言，一切都在于协同、配合、准确地达到预期目的，实现战役意图。没有一个人是可有可无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每一个